



身穿80斤的防爆服,反复面对爆炸等特殊训练

山东特警霸王花 盛开在危险边缘

特警往往是热血和刚毅的代名词,在这个特殊的群体里,不乏英姿飒爽的女特警。二十五六岁的年纪,不走寻常女子之路,她们不爱红装爱武装,执勤处突、抓捕嫌疑人、巡逻安保……3月5日上午,记者背起行囊,前往山东省公安厅特警总队,亲眼见证了山东省公安厅特警总队霸王花的别样风采。



女特警们在训练中。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国桐

别被她们的外表所迷惑

在山中穿行约1小时后,大巴车稳稳地停在了山东省公安厅特警总队训练场的空地上,刚一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几名身穿黑色作训服、头戴红色警帽的女特警队员。此时的我有些惊讶,她们没有壮硕的身躯,这与我脑海中想象出的女特警队员相差巨大。

或许是长期练就出的察言观色能力,一位男特警看出了我的异样,随即说道:“别被外表所迷惑,论胆识和毅力等,你比不过她们,接下来你就知道了。”他的这番话,一时间让身高1.9米的我难以信服。

眼见为实,很快我就打消了“不服”的念头。训练中,两名个头不高的女特警队员与三名男特警队员围在一个直径接近1米的土坑边,正当我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奇怪时,只听一声“开始”,其中一名男特警拉下了握在手中的训练物保险丝。

“1、2、3、4……”训练场上响起洪亮的口号声,冒着一缕青烟的训练物,快速地在五名队员手中相互传递,此时现场很是安静,我甚至可以听到风穿过地面时,石子与土发出的摩擦声。

队员们手中传递的物品到底是什么?我紧张地思索着。没想到,此刻口号戛然而止,只见一名队员将训练物扔入坑中的同时,五名队员迅速朝各个方向卧倒,不到1秒钟的时间,“嘣”一声巨响从土坑中炸开,而此时的我,在听到声响后,双手不由自主地抱住了头部。余光中我看到,几名队员若无其事地从地上爬起,掸了掸衣服上的泥土。

从拉开保险丝到训练物炸响,整个过程只有11秒,看完整个

训练项目后的我,身体不由自主地定在了原地,下意识地喝了口水,压了压惊,脑子里反复思索着刚刚男特警所说的话。

如此惊心动魄的训练,让我对特警队员的钦佩感油然而生,但没想到的是,更让我感到震惊的还在后面。

盛开在危险边缘的玫瑰

训练场的远处,三名穿着防爆服的特警队员一字排开。“这件防爆服大约重80斤,我们特警队员要穿着它,拿着模拟爆炸物进行训练,无论遇到何种情况,手中的模拟爆炸物不能失去平衡。”一位男特警告诉我。

接下来,身着笨重防爆服的特警队员,双手捧着一长约20厘米宽约10厘米的模拟爆炸物,缓慢地行走,每当到达一红色标记点时,他们身边就会响起剧烈的爆炸声,与此同时,一个高约20米的小型蘑菇云冒出地面,甚至站在20米开外的我,每次爆炸都会感到一阵热浪袭来。

几分钟后训练结束,三位特警队员在战友的帮助下脱下了防爆服。我曾在无数电影和电视剧中见过防爆服,但如此近距离接触还是第一次。它通体为绿色,与影视剧中样子无异,可没想到的是,当我仅拿起防爆服的其中一小部分时,一股“下坠”感便从手部传输到脑神经。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参加训练的三人中,竟有一名身高1.64米且体重只有98斤的女特警队员。出于好奇,我问起“扛起减重18斤的自己”进行训练是什么感受时,特警队员冯娜幽默地说道:“习惯了,我这个小身板里蕴含着大能量。”

“我记得第一次接触爆炸物的时候,内心有些激动,因为此前根本没有接触过,但内心又是害怕的,很矛盾。”冯娜回忆,当时她和队员以剪子包袱锤决胜负的方

式,确定谁在不穿防爆服的情况下第一次接触爆炸物。在角逐前,她内心渴望着,可是当自己真正赢得“比赛”时,一种惧怕感贯穿全身,以至于在爆炸物炸响的那一刻,她条件反射地趴在地上捂住了耳朵。

有第一次接触爆炸物,当然也有第一次穿防爆服,对于体重只有98斤的冯娜而言,穿上80斤重的防爆服执行工作和训练难如登天。“穿上防爆服比较闷,行动也不便,一开始别人扶着我坐下,我自己都站不起来,现在我自己已经完全可以撑起防爆服的重量,我可以穿着它完成训练。”冯娜说。

生活中,冯娜是个爱笑和幽默的人,但在工作和训练中,她却是一丝不苟的,这不仅体现在排爆中,还体现在支队文字工作上。文字工作安静,排爆训练火热,两者看似格格不入,但实际上都需要稳扎稳打,对此,冯娜告诉我,日常的训练有了代入感,她可以更好地写出精彩的文字,二者相辅相成。

今年3月底,冯娜在特警总队就满两年了,爆炸物和防爆服等已经融入她平时的训练中,最初的那种惧怕感也消失殆尽,因此在特警总队五支队里,她有了一个别样的称号:烧焦的玫瑰。针对这个称号,冯娜说,这更加激励她完成各种挑战。

其实,冯娜只是女特警队员中的一个代表、一个缩影,虽然这群霸王花外表看似瘦小,但小小的身躯之下,埋藏着巨大的能量,她们不输任何男儿。此时此刻,我能感受到盛开在危险边缘的玫瑰花是那样的光彩夺目。

在从特警总队离开的途中,我意识到,不管是刚毅的女特警还是热血的男特警,他们通过日复一日的磨炼,跨越各种艰难险阻,完成着自己乃至山东特警的特殊使命,这就是对“快如闪电、稳如泰山”最好的诠释。

2016年,反家暴公益维权联盟发起人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王新亮联合山东几家律所共同设立了反家暴公益维权电话,热线设立至今,已接到2000多个咨询求助电话,其中绝大多数是丈夫家暴妻子。“虽然2000多个咨询,但是真正走出家暴圈的妇女也就占10%。”因为各种原因,很多遭受家暴的人还是选择“打碎牙往肚子里咽”。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刘云鹤
实习生 韩婕 张悦

15岁少女被拐嫁人 改嫁后又遭家暴

“每天最多时能接到30多个求助电话。”95后张耀威是一名反家暴公益维权热线“接线员”,也是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除了日常的工作外,他也负责免费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咨询、建议以及法律援助,帮助受害者走出家暴圈。

“你先拍照保留证据,然后报警,如果不想报警我们帮你先联系当地的妇联介入。”张耀威说。电话那头是一名30岁出头的妇女,已经遭受丈夫一年时间的家暴,甚至在怀孕期间,丈夫也不放过她。像这样的求助咨询电话,张耀威经常接到。

2018年,张耀威毕业后进入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工作,也同时成为律所反家暴公益求助热线的工作人员之一。在此之前,对于家暴,他只是从网上的图片中得知一二,等到真正接触这些受害者后,他们所遭受的侵害让张耀威震惊。

其中一个案例让他至今印象深刻。2019年,张耀威接到一名女性的电话,这名女性是受害者的母亲。受害者是一名23岁女性,曾在15岁时被拐卖到偏远地区。后来她好不容易逃出,并遇到了现在的丈夫,两人很快结了婚。不料婚后丈夫却对其家暴,受害人好不容易从苦海中出来却又陷入了深渊。朋友多次劝她报警,受害人都没有勇气。这个朋友只好打热线电话求助。张耀威提供了几个解决办法,但受害人还是没有勇气踏出家暴圈,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

求助电话不少 维权介入不多

入行以来,张耀威接触了上百个家暴受害者,但到最后真正接受法律援助或者其他第三方介入的少之又少。

“从2016年至今,我们一共接到过2000多个求助电话,但真正介入维权的不到10%。”王新亮介绍,大部分受害者还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打碎牙往肚子里咽。

之前接触过一个案例。一位弟弟电话咨询过后,带着被丈夫家暴的姐姐找到王新亮想用法律手段维权。这位受害者被家暴长达十几年,丈夫还对她进行全方位监控。受害者出门买菜都要在三十分钟内返回,否则就被家暴。律所已经答应为其提供免费法律援助,但没想到当事人最后却放弃了。“当时他弟弟给我打的电话,电话那头气冲冲的,说他姐姐不愿意通过法律来维权了。”王新亮一问原因才知道,受害者担心自己维权闹至离婚后没钱生活,最后这名受害者决定忍受下去。

从这些年的家暴受害者身上,张耀威总结了女性不敢走出家暴圈的三个原因:一是施害方对于受害者的经济压迫,使受害者产生了“经济依附”,自己就放弃了求助,这一类人主要是在农村贫困地区。二是因为面子和名誉。比如一个案件中,夫妻二人都市大学教授,受害者碍于面子一直没有开口求助,直到坚持不住了才打了热线电话求助。最多的也是第三个原因,大部分人觉得“家丑不可外扬”,这是自己的家务事,没必要公开处理。

打破不平衡关系 须有第三方介入

有些受害者咨询电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可最后也没有选择维护自己的权益,维权热线似乎成了“情感倾诉”热线。相比于走出家暴圈,受害者的倾诉欲似乎更强烈,王新亮认为,很多受害者缺乏维权的勇气,这也成了反家暴工作的难点。

在家庭生活中,女性因在身体上处于弱势,很容易遭受家庭暴力的伤害,有一部分女性长期受家暴折磨,难以逃脱出来。在王新亮接触的离婚案件中,家暴的原因占到五成。

在反家暴的咨询救助中,公益救助者们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我该怎么办”。“家暴必须有第三方介入,仅凭受害者自己很难走出。”王新亮认为,施害者与受害者长期处于权利分配不对等的局面,二人形成了一强一弱这种“变态的平衡”,除非依靠外力,否则很难打破。



张耀威在记录求助案情。

反家暴热线四年接两千个求助电话
但能走出家暴圈的不到一成,多数人选择“打碎牙往肚子里咽”